

## 二程粹言（上）

<http://www.firstlight.cn> 2008-01-21

【二程粹言】二卷。

宋程颢（1032-1085）、程颐（1033-1107）原撰，杨时汇辑整理。此书共十篇，分作《论道》、《论学》、《论书》、《论政》、《论事》、《天地》、《圣贤》、《君臣》、《心性》、《人物》。朱熹曾说，程颢之言发明极致，善开发人；程颐之言即事明理，尤耐咀嚼。然当时记录既多，卷帙又浩繁，读者不能骤窥其要旨；加之诸弟子所记录又各以己意为增损，尤不免互相抵牾庞杂，故朱子曾拟删定其为节本，因故而未就。杨时为程门高足，亲承二程指授，记录真切，少有芜杂，故择其要者，把其师讲学的口语译成文言，足成十篇，而成此书，并以“粹言”为名。十篇思想，大同于《二程遗书》。关于天理论，云“人之所以为人者，以有天理也。天理之不存，则与禽兽何异矣！竭力宣扬封建的忠，认为只要为臣子的“诚积而动”，君主“则虽昏蒙可开也，虽柔弱可辅也，虽不正可正也。”反映了二程“格物致知”论完整的思想体系，“格犹穷也，物犹理也”，只有“穷理然后足以致知，不穷则不能致也”。冯友兰在《简明中国哲学史》中认为此书“用处不大”，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却认为：“惟时师事二程，亲承指授，所记录终较剽窃贩鬻者为真，程氏一家之学，观于此书亦可云思过半矣。”《总目》所说为公允之辞。此书对研究二程理学思想体系，诚不可或缺。单行本主要有《四库全书》本；各种版本的《二程全书》均收录此书，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《二程集》，亦收录此书，为现今最好的版本。

二程粹言 卷一

论道篇【1】子曰：道外無物，物外無道。在父子則親，在君臣則敬。有適有莫於道，已為有間，又況夫毀髮而棄人倫者乎？【2】子曰：立言所以明道也。言之而知德者厭之，不知德者惑之，何也？由涉道不深，素無涵蓄爾。

【3】子曰：傳道為難，續之亦不易。有一字之差，則失其本旨矣。

【4】或謂惟太虛為虛。子曰：無非理也。惟理為實。

或曰：莫大於太虛。曰：有形則有大小，太虛何小大之可言？

【5】子曰：有者不可謂之無。猶人知識聞見數十年之後，一旦念之，昭昭然於心，謂之無者，非也。謂之有者，果安在哉？

【6】或問：誠者，專意之謂乎？子曰：誠者，實理也，專意何足以盡之？呂大臨曰：信哉！實有是理，故實有是物。實有是物，故實有是用。實有是用，故實有是心。實有是心，故實有是事。故曰：誠者，實理也。

【7】或問：介甫有言：盡人道，謂之仁；盡天道，謂之聖。子曰：言乎一事，必分為二，介甫之學也。道一也。未有盡人而不盡天者也。以天人為二，非道也。子雲謂：通天地而不通人，曰伎。亦猶是也。

或曰：乾，天道也；坤，地道也。論其體則天尊地卑，其道則無二也。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？如止云通天文地理，雖不能之，何害為儒？

【8】子曰：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之可聞。其體則謂之易，其理則謂之道，其命在人則謂之性，其用無窮則謂之神。一而已矣。

【9】子曰：陰之道，非小人也。其害陽，則小人也；其助陽成物，則君子也。利非不善也，其害義則不善也，其和義則非不善也。

【10】子曰：誠則無不敬。未至於誠，則敬然後誠。

【11】子曰：誠無不動者。修身則身正，治事則事理，臨人則人化，無往而不得志之正也。

【12】或問：子所定昏禮，有婿往謝之儀，何謂也？子曰：是時也。以今視古，氣之淳漓不同矣。今人之壽夭貌象，與古亦異，而冕服俎豆未必可稱也。聖人之主化，猶禹之治水耳，順之而不逆，宜遵之而不違。隨時之義，亦因有此焉。

【13】子曰：天下之害，皆以遠本而未勝也。峻宇雕牆，本於宮室；酒池肉林，本於飲食；淫酷殘忍，本於刑罰；窮兵黷武，本於征伐。先王治其本者，天理也。後王流於末者，人欲也。損人欲以復天理，聖人之教也。

或曰：然則未可盡去乎？

曰：本末一道也。父子主恩，必有嚴順之理；君臣主敬，必有承接之儀。禮遜有節，非威儀則不行；尊卑有序，非物采則無以別。文之與質相須，而不可缺也。及夫末勝而本喪，則寧遠浮華而質樸之為貴爾。

【14】子曰：純於敬則己與理一。無可克者，無可復者。

【15】子曰：質必有文，自然之理也。理必有對，生生之本也。有上則有下，有此則有彼，有質則有文。一不獨立，二必為文。非知道者，孰能識之？

【16】子曰：佛者之學，若有正則有用。

【17】子曰：觀生理可以知道。

【18】子曰：至誠感通之道，惟知道者識之。

【19】子曰：仁道難名，惟公近之，非指公為仁也。

【20】子曰：聖人以生死為常事，無可懼者。佛者之學，本於畏死，故言之不已。下愚之人故易以其說自恐。至於學禪，雖異於是，然終歸於此。蓋皆利心也。

或曰：本以利心得之耶？抑亦利心求之而自有失也？

子曰：本以利心得之，故學者亦以利心失之也。莊生所謂無常化者，亦若是爾。

【21】韓侍郎曰：道無真假。子曰：既無真則是假爾。既無假則是真矣。真假皆無，尚何有哉？必曰是者，為真非者，為假不亦顯而易明乎？

【22】子謂門人曰：於佛氏之說，不必窮也。苟欲窮之，而未能窮，則與之俱化矣。

曰：然則何以能不疑？

曰：曷不以其跡考之？其跡如是，其心何如哉？豈可取其跡而不求其心，探其心而不考其跡也？心跡猶形影，無可判之理。王仲淹之言非也。助佛氏之說者，必曰不當以其跡觀之，吾不信也。

【23】義利云者，公與私之異也。較計之心一萌，斯為利矣。

【24】子曰：便儂佞厲之人，去道遠而。

【25】子曰：公者仁之理，恕者仁之施，愛者仁之用。子厚曰：誠，一物也。

【26】子曰：苟非至誠，雖建功立業，亦出於事，為浮氣，其能久乎？

【27】或問：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，何也？子曰：不致知也。知之既至，孰得而移之？知玉為寶，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。知醴之為甘，則人不能以藥亂之矣。知聖人為大中至正，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。

【28】或謂佛氏所謂定，豈聖人所謂止乎？子曰：定則忘物而無所為也，止則物自付物，各得其所而我無與也。

【29】子曰：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，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，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，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。遇之道大矣哉！

【30】子曰：至公無私，大同無我。雖眇然一身，在天地之間，而與天地無以異也。夫何疑焉？佛者厭苦根塵，是則自利而已。

【31】子曰：能明善，斯可謂明也。己能守善，斯可謂誠也。

【32】或問：孝悌為仁之本與？子曰：行仁自孝弟始。孝弟，仁之事也。仁，性也；孝弟，用也。謂孝弟為行仁之本則可，直曰仁之本則不可。

【33】或問：仁與聖何以異？子曰：仁可以通上下而言。聖，名其極也。有人於此，一言一行仁矣，亦可謂之仁而不可謂之聖。至於盡人道者，必謂之聖，而亦可謂之仁。

【34】子曰：仁者天下之正理，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。

【35】或問敬。子曰：主一之謂敬。

何謂一？子曰：無適之謂一。

何以能見一以主之？子曰：齊莊整敕，其心存焉。涵養純熟，其理著矣。

【36】子曰：忠恕猶曰中庸，不可偏廢。

【37】子曰：至誠事親，則成人子；至誠事君，則成人臣。無不誠者。故曰：誠者自成也。

【38】或問：中庸可擇乎？子曰：既博學之，又審問之，又謹思之，又明辨之，所以識中庸之理，而不差忒，奚為而不擇？

【39】子曰：存道者，心無老少之異。行道者，身老則衰。故孔子曰：吾衰也久矣。

【40】子曰：仁者必愛，指愛為仁則不可。不仁者無所知覺，指知覺為仁則不可。

【41】子曰：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己為貴，若存若亡焉。而不為物所誘、俗所移者，吾未之見也。

【42】子曰：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，仁也。不可曰以敬直內，以義方外。謂之敬義者，猶曰行仁義云耳，何直之有？所謂直也者，必有事而勿正心是也。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，與物同矣。故曰：敬義立而德不孤，推而放諸四海而準。

【43】守道當確然而不變，得正則遠邪，就非則違是，無兩從之理。

【44】子謂學者曰：夫道，恢然而廣大，淵然而深奧，於何所用其力乎？惟立誠然後有可居之地，無忠信則無物。

【45】子曰：理素定則能見幾而作。不明於理，何幾之能見？

【46】或問：四端不言信，何也？子曰：有不信，故言有信。譬之四方，其位已定，何不信之有？若以東為西，以南為北，斯不信矣。是故四端不言信。

【47】劉安節問：仁與心何異？子曰：於所主，曰心；名其德，曰仁。

曰：謂仁者，心之用乎？子曰：不可。

然則猶五穀之種，待陽氣而生乎？子曰：陽氣所發，猶之情也。心猶種焉，其生之德是為仁也。

【48】子曰：敬則無間斷，文王之純如此。

【49】子曰：禮者，人之規範。守禮，所以立身也。安禮而和樂，斯為盛德矣。

【50】子曰：無道而得富貴，其為可恥，人皆知之而不處焉，惟特立者能之。

【51】子曰：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，是以器言，非形而上者。

【52】子曰：今之語道者，語高則遺卑，語本則遺末。孟子之書，雖所記不主一端，然無精粗之分，通貫言之，蔑不盡者。

【53】子曰：凡志於求道者，可謂誠心矣。欲速助長而不中理，反不誠矣。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，雖得之必失之。觀天地之化，一息不留，疑於速也。然寒暑之變極微，曷嘗遽哉？

【54】子曰：語默猶晝夜爾，死生猶古今爾。

【55】子曰：仁則一，不仁則二。

【56】子曰：一德立則百善從之。

【57】子曰：無一亦無三。故曰：三人行則損一人，一人行則得其友。是二而已。

【58】子曰：天以生為道。

【59】或問：理義何以異？子曰：在物為理，處物為義。

【60】子曰：形而上者存於洒掃應對之間，理無小大故也。

【61】子曰：理有盛衰，有消長，有盈益，有虛損。順之則吉，逆之則凶。君子隨時所尚，所以事天也。

【62】子曰：理善莫過於中。中則無不正者，而正未必得中也。

【63】或問仁。子曰：聖賢言仁多矣，會觀而體認之，其必有見矣。韓文公曰：博愛之謂仁。愛，情也；仁，性也。仁者固博愛，以博愛為盡仁則不可。

【64】或問：何謂忠？何謂恕？子曰：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，忠也。天地變化，草木蕃，恕也。

【65】子曰：不偏之謂中。一物之不該，一事之不成，一息之不存，非中也。以中無偏故也。此道也，常而不可易，故既曰中，又曰庸也。

【66】或問：商開丘之事，信乎？子曰：大道不明於天下，莊、列之徒窺測而言之也。

【67】或曰：蹈水火白刃而無傷，巫師亦或能之，豈在誠乎？子曰：彼以邪心詭道為之，常懷欺人之意，何誠之有？

曰：然則其能者何也？子曰：西方有幻術焉，凡其所謂變化神通，以駭眾人之耳目者，皆幻也。巫師所能，迺其餘緒耳。

【68】子曰：異端之說雖小道，必有可觀也。然其流必害，故不可以一言之中，一事之善而兼取其大體也。夫楊墨亦是舜堯而非桀紂，其是非豈不當乎？其所以是非之意，蓋竊吾之似，欲成其說耳。

【69】子曰：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。言道如此，已則不能然，是已與道二也。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，啟口容聲，皆至德也。

【70】子曰：世之學者未嘗知權之義。於理所不可，則曰：姑從權。是以權為變詐之術而已也。夫臨事之際稱重輕而處之，以合於義，是之謂權，豈拂經之道哉？

【71】或問：信在四端，猶土王四季乎？子曰：信無在無不在。在《易》則至理也，在《孟子》則配道義之氣也。

【72】或問：夫子曰：有以發之中，有未發之中。中有二耶？子曰：非也。發而中節，是亦中也。對中而言之，則謂之和可也，以其發故也。

【73】子謂子厚曰：道者，天下之公也。而學者欲立私說，何也？子厚曰：心不廣也。子曰：彼亦是美事。好而為之，不知迺所當為強私之也。

【74】子曰：因人情而節文之者，禮也；行之而人情宜之者，義也。或問：喜怒哀樂未發之時，耳無所聞，目無所見乎？曰：雖無聞見而聞見之理自存汝於靜也。何如？對曰：謂之有物則不可，然昭昭乎有所知覺也。子曰：有是覺則是動矣。曰：夫子於喜怒哀樂之未發也，謂靜而已乎？子曰：汝必從事於敬，以直內則知而得之矣。曰：何以未發言中？子曰：敬而無失，所以中也。凡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，若俟人為布置則不中矣。

【75】子曰：或言方有內外，是有間矣。道無間，方無內外。

【76】或問：何謂時中？子曰：猶之過門不入，在禹稷之世為中也。時而居陋巷，則過門不入，非中矣。蓋以事言之，有時而中；以道言之，何時而不中？

【77】或問：外物宜惡諸？子曰：於道而無所見，則累與惡皆不得免焉。蓋亦原其當有當無爾。當有也，何惡之有？當無也，何絕之有？

【78】子曰：理者，禮也，文也。禮者，實也，本也。文者，華也，末也。理文若二，而一道也。文過則奢，實過則儉。奢自文至，儉自實生。形影之類也。

【79】子曰：昔聖人謂：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。仁者，人也，親親為大。唯能親親，故自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。義者，宜也，尊賢為大。唯能尊賢，故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。仁義，盡人之道矣。

【80】子曰：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。

【81】子曰：信不足以盡誠，猶愛不足以盡仁也。

【82】子曰：晝夜者，死生之道也。知生之道則知死矣。盡人之道則能事鬼矣。死生，人鬼，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。

【83】子曰：仕止久速惟其可，不執於一。故曰：君子而時中也。喜怒哀樂之未發，寂然不動，故曰：天下之大本也。

【84】子曰：能盡飲食言語之道，則能盡出處去就之道矣。能盡出處去就之道，則能盡死生之道矣，其數一也。

【85】子曰：有形皆器也，無形惟道。

【86】子曰：凡執守不定者，皆不仁也。

【87】子曰：釋氏言定，異乎聖人之言止。夫於有美惡因而美惡之，美惡在物，我無心焉。苟曰吾之定，不預於物，然物未

管忘也。聖人曰：止隨其所止而止之，止其所也。

【88】子曰：中無定方，故不可執一。今以四方之中為中，則一方無中乎？以中外之中為中，則當外無中乎？故自室而觀之，有室之中；而自堂觀之，則室非中矣。自堂觀之，有堂之中；而自庭觀之，則堂非中矣。

【89】子曰：集義生氣，方其未養也，氣自氣爾。惟集義以生，則氣與義合，無非道也。合非所以言氣，自其未養言之也。

【90】或問：集義必於行事，則無所集矣。子曰：內外一事，豈獨事欲合義也？

又問：敬以直內，其能不用意乎？子曰：其始，安得不用意也？久而成焉，意亡矣。

又問：必有事焉者，其推敬而已乎？子曰：敬以涵養也。集義，然後為有事也。知敬而不知集，義不幾於兀然無所為者乎？

【91】子曰：佛氏之道，一務上達而無下學，本末間斷，非道也。

【92】子曰：楊墨之害，甚於申韓；佛氏之害，甚於楊墨。

【93】子曰：《論語》所載，其猶權衡尺度歟！能以是揆事物者，長短輕重較然自見矣。

【94】子曰：敬則虛靜，而虛靜非敬也。

【95】子曰：一不敬則私慾萬端生焉，害仁此為大。

【96】子曰：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，莫非我也。知其皆我，何所不盡？不能有諸己，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？

【97】子曰：仁孝之理備於《西銘》之言。學者斯須不在，是即與仁孝遠矣。

【98】子曰：無不敬宅，對越上帝之道也。

【99】子曰：順理則無憂。

【100】子曰：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，本末舛矣。申韓張蘇皆其流之弊也。申韓原道德之意，而為刑名，後世猶或師之。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，其失益遠矣，今以無傳焉。

【101】或問：釋氏有事事無礙，譬如鏡燈包含萬象無有窮盡也，此理有諸？子曰：佛氏善侈，大其說也。今一言以蔽之，曰：萬物一理耳。夫百氏諸子未有不善道德仁義者，考其歸宿則異乎聖人也。佛氏其辭皆善通，今即其言而究之，則必曰：吾不為是也。夫已出其口，載之於書矣，遁將何之？

【102】子曰：佛之所謂世網者，聖人所謂秉彝也。盡去其秉彝，然後為道。佛之所謂至教也。而秉彝終不可得而去也。耳聞目見，飲食男女之欲，喜怒哀樂之變，皆其性之自然。今其言曰：必盡絕是，然後得天真。吾多見其喪天真矣。學者戒之，謹之，至於自信，然後彼不能亂矣。

【103】或問：愛何以非仁？子曰：愛出於情，仁則性也。仁無偏照，是必愛之。

【104】子曰：謙者，治益之道。

【105】子曰：離陰陽則無道。陰陽，氣也，形而下也。道，太虛也，形而上也。

【106】子曰：道無體而義有方。

【107】或問：釋氏有言下覺，如何？子曰：何必浮屠氏？孟子言之矣。以先知覺後知，以先覺覺後覺。知者，知此事也；覺者，覺此理也。

或問：變與化何別？王氏謂：因形移易謂之變，離形頓革謂之化，疑其說之善也。子曰：非也。變，未離其體也，化則舊跡盡忘，自然而已矣。故曰：動則變，變則化。惟天下至誠為能化。

【108】子曰：盡己無歉為忠，體物無違為信。表裡之義也。

【109】子曰：莫大於道，莫妙於神。至大至妙，宜若難言也。聖人語之，猶常事爾。使學者玩而索之，故其味長。釋氏之言誇張閎侈，將以駭人耳目而動其心。意已盡而言未已，故其味短。

【110】子曰：聖人公心，盡天地萬物之理，各當其分，故其道平直而易行。佛氏厭苦棄捨，造作費力，皆非自然，故失之遠。

【111】子曰：佛氏求道，猶以管窺天，惟務上見而不燭四旁，是以事至則不能變。

【112】子曰：中庸，天理也。不極天理之高明，不足以道乎中庸。中庸乃高明之極耳，非二致也。

【113】子曰：予奪翕張，理所有也。而老子之言非也。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，張之意乃在乎翕之，權詐之術也。

【114】子曰：禮樂大矣！然於進退之間，則已得情性之正。

【115】子曰：一二而合為三。三見則一二亡矣。離三而為一二，一二見而三亡矣。方為一二而求三，既已成三又求一二，是不知理。

【116】子曰：善惡皆天理。謂之惡者，或過或不及，無非惡也，楊墨之類是也。

【117】子曰：以氣明道，氣亦形而下者耳。

【118】子曰：靜中有動，動中有靜。故曰：動靜一源。

【119】子曰：氣充則理正，正則不私，不私之至則神。

【120】或問：何謂誠？何謂道乎？子曰：自性言之，為誠；自理言之，為道。其實一也。

【121】子曰：中無定體，惟達權然後能執之。

【122】子曰：至顯莫如理。昔有人鼓琴而見螳螂捕蟬者，或人聞之而曰：琴胡為有殺聲也？夫殺在物，見在心，而聽者以聲知之，非至顯歟？

【123】子曰：道不遠，人不可須臾離也。此特為始學者言之耳。論道之極，無遠也，無近也，無可離、不可離也。

【124】子曰：使萬物無一失者，斯天理中而已。

【125】子曰：人為不善於幽隱之中者，謂人莫己知也。而天理不可欺，何顯如之？

或曰：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？子曰：幾矣。雖然，人我之知，猶有分也。天地則無二知也。

【126】呂大臨曰：中者，道之所由出也。子曰：非也。

大臨曰：所謂道也，性也，中也，和也，名雖不同，混之則一歟？子曰：中即道也。汝以道出於中也，又為一物矣。在天曰命，在人曰性，循性曰道，各有當也。大本言其體，達道言其用。烏得混而一之乎？

大臨曰：中即性也，循性而行，無非道者，則由中而出莫非道也。豈為性中又有中哉？子曰：性道可以合一而言，中不可并性而一。中也者，狀性與道之言也。猶稱天圓地方，而不可謂方圓即天地。方圓不可謂天地，則萬物非出於方圓矣。中不可謂之性，則道非出於中矣。中之為義，自過與不及而立名，而指中為性，可乎？性不可聲容而論也，率性之謂道，則無不中也。故稱中所以形容之也。

大臨曰：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赤子之心至虛無倚，豈非中乎？此心所發，無往而不中，大人不失赤子之心，所謂允執厥中也。子曰：赤子之心已發而未遠於中者也，而爾指為中，是不明大本也。

大臨曰：聖人智周萬物，赤子未有所知，其心固不同也。孟子所言，特取其純一無偽，可與聖人同爾，非謂無毫髮之異也。無過不及之謂中，何從而知之乎？求之此心而已。此心之動，出入無時，何從而守之乎？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。當是時也，至虛不倚，純一無偽，以應萬物之變，何往而非禮義哉？故大臨以赤子之心為中，而曰中者，道之所由出也。子曰：非謂無毫髮之異，斯異矣。大本則無異爾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求中之中，去中不亦遠乎？

大臨曰：然則夫子以赤子之心為已發者，而未發之時，謂之無心可乎？子曰：心一也，有指體而言者，寂然不動是也。有指用而言者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。在人所見何如耳。論愈析微則愈易差失，言之未瑩則亦擇之未精耳。

大臨曰：此則淺陋之罪也，敢不承教？ 論學篇

【1】子曰：識道以智為先，為學以敬為本。夫人，測其心者，茫茫然也。將治心而不知其方者，寇賊然也。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，故敬為學之大要。

【2】子曰：學必先知仁。知之矣，敬以存之而已。存而不失者，心本無懈，何事於防閑也？理義益明，何事於思索也？斯道也，與物無對，大不足以明之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也，萬物之體即我之體也。

【3】子曰：行失即惡，亦改之而已。事失即亂，亦治之而已。苟非自棄，皆君子也。

【4】子曰：犯而校者，私己也；不校者，樂天也。

或曰：然則無當報者乎？子曰：其有報也，亦循理而已。

【5】子曰：所處於貧賤，雖貧賤未嘗不樂。不然，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。故曰：莫大於理，莫重於義。

【6】子曰：彈琴而心不在焉，則不成聲。故曰：琴者，禁邪心也。

【7】蘇昂問：修辭何以立誠？子曰：苟以修飾言語為心，是偽而已。

【8】子曰：視聽言動無非天也。知其正與妄，斯善學矣。

【9】子曰：世俗之言多失，正如吳楚失之輕，趙魏失之重。既通乎眾，盡正之而不得，則君子去其甚宅而已。

【10】子曰：有過必改，罪己是也。改而已矣。常有歉悔之意，則反為心害。

【11】子曰：學者欲得正，必以顏子為準的。

【12】蘇洵曰：平居講習，殆空言也，何益？不若治經傳道，為居業之實耳。子曰：講習而無益，蓋未嘗有得耳。治經固學之事。苟非自有所得，則雖五經，亦空言耳。

【13】子曰：射法具而彀不滿，發不中，未正內志耳。

【14】子曰：今之學者有三弊：溺於文章，牽於訓詁，惑於異端。苟無三者，則將安歸，必趨於聖人之道矣。

【15】或問：有反身而未誠者何？子曰：是視身之與誠猶二物也。必以己合彼，非能誠矣。夫身既不誠，則無樂矣。

【16】子謂劉安節曰：善學者進德，不有異於綴文者耶？有德矣，動無不利，為無不成，何有不文？綴文之士，不專則不工，專則志局於此，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乎？呂大臨有言，學如元凱，未免成癖；文似相如，未免類俳。今之為文者，一意於詞章藻繪之美，務悅人耳目，非俳優而何？

【17】子曰：能守節，善矣，亦貴乎適中而已。節而過中，是謂苦節，安能常且久耶？

【18】子曰：妄動由有欲。妄動而得者，其必妄動而失，一失也。其得之必失之，二失也。況有凶咎隨之乎？是故妄得之福，災亦隨焉；妄得之得，失亦繼焉。苟或知此，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。

【19】子曰：於上深有所望，於下深有所責，其處己則莫不恕也，而可乎？

【20】子曰：言行不足以動人，臨事而倦且怠，皆誠不至也。

【21】子曰：人之智思因神以發，智短思蔽，神不會也。會神必有道。

【22】子曰：古人謂心廣洪大，無偏而不起之處，得見其人，亦可與語矣。

【23】韓公與子坐，惜日之暮，喟然而嘆。子曰：常理也，古猶今也，而何歎？曰：老而將去也。子曰：勿去可也。曰：奈何而勿去？子曰：不能則去矣。

【24】子曰：斟酌古今而去取之，非心有權度、卓然不疑者，未能差忒。

【25】子曰：可觀莫如萬物之生意。

【26】子曰：處患難，知其無可奈何，遂放意而不反，是安於義命者。

【27】子曰：知過而能改，聞善而能用，克己而從義，其剛明者乎？

【28】子曰：饑而食，渴而飲，冬而裘，夏而葛。苟有一毫私意於其間，即廢天職。

【29】子曰：學禮義，考制度，必求聖人之意。得其意，則可以沿革矣。

【30】或問入道之功。子曰：立志。志立則有本，譬之藝木，由毫末拱把至於合抱而干雲者，有本故也。

【31】子曰：學者有所聞而不著乎心，不見乎行，則其所聞固自他人之言耳，於己何與焉？

【32】子曰：思索經義，不能於簡策之外脫然有獨見，資之何由深？居之何由安？非特誤己，亦且誤人也。

【33】或問：有人少而勇，老而怯；少而廉，老而貪，何為其然也？子曰：志不立，為氣所使故也。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，曾子易箠之際，其氣微可知也。惟其志既堅定，則雖死生之際，亦不為之動也，況老少之異乎？

【34】或問：人有日記萬言，或妙絕技藝者，是可學乎？子曰：不可。才可勉而少進，鈍者不可使利也。惟積學明理，既久而氣質變焉，則暗者必明，弱者必立矣。

【35】或問：為養而求仕，不免憂得失，將何以免此？子曰：志勝氣，義處命，則無憂矣。

曰：在己可免也，而親不悅，奈何？子曰：為己為親，非二事也。其如何命？人苟不知命，見利必趨，遇難必避，得喪必動，其異於小人者幾希。聖人曰命云者，為中人而設也。上智之士，惟義之安。雖曰求而得之，然安於義而無求，此樂天者之事也。至於聞有命而不能安之，則每下矣。

【36】或問：為文有害於大學之道乎？子曰：是其為業也。不專則不工也，專則志局於此，斯害也已。學以養心，奚以文為？《五經》之言，非聖人有意於文也。至蘊所發，自然而成也。

或問：游夏以文學稱，何也？曰：汝謂其執簡秉筆，從事於詞章之技乎？

【37】子曰：讀書將以窮理，將以致用也。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，則無所用也。此學者之大患。

【38】子曰：利者，眾之所同欲也。專欲利己，其害大矣。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，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。

【39】子曰：學者自治極於剛，則守道愈固；勇於進，則遷善愈速。

【40】子曰：達理故樂天而不競，內充故退遜而不矜。

【41】子曰：物聚而無以養之，則不能存息矣。故君子動靜節宜，所以養生也；飲食衣服，所以養形也；威儀行動，所以養德也；推己及物，所以養人也。養道之所貴，惟正而已矣。

【42】子曰：言不可以不謹。傷於易則誕，傷於煩則支己，肆則物忤出，悖則來違。君子所以非法不道也。

【43】子曰：射中鵠，舞中節，御中度，皆誠也。

【44】子曰：赴湯火，蹈白刃，武夫之勇可能也。克己自勝，君子之大勇不可能也。

【45】子曰：凡夫之過多矣。能改之者，猶無過也。惟識趣汗下之人，其改之為最難，故其過最甚。

【46】子曰：始於致知，智之事也。行所知而極其至，聖之事也。

【47】子曰：學者好為高論，猶貧人談金，辨其體色，權其輕重，商其貴賤。其言未必非也，然終不如富人之有金，未嘗言金之美也。

【48】子曰：進學莫先乎致知，養心莫大乎理義。

【49】王彥霖曰：人之於善也，必其誠心欲為，然後有所得。其不欲，不可以強人也。子曰：是不然。任其自為，聽其不為，則中人以下，自棄自暴者眾矣。聖人所以貴於立教也。

【50】彥霖再問：立德進德當何先？子曰：有既立而益進者，上也；有勇而至於立者，次也。

【51】或問：必有事焉者，其敬而已乎？子曰：敬所以涵養也。集義，所謂必有事也。不知集義，是為無事也。

曰：義者，中理之謂乎？子曰：中理見乎事，敬在心，義在方外，然後中理矣。

曰：義與敬何以異？子曰：敬，所以持守也。有是有非，順理而行者，義也。

曰：敬猶靜歟？子曰：言靜則老氏之學也。

【52】子曰：處屯難之時，而有致亨之道，其惟正固乎？凡處難能守正而不變者，鮮矣。

【53】子曰：百工治器，必貴於有用。器而不可用，工不為也。學而無用，將何為也？

【54】子曰：學而末有所知者，譬猶人之方醉也，亦何所不至？及其既醒，必惕然而恥矣。醒而不以為恥，末如之何也。

【55】子謂周行己曰：今之進學者如登山。方於平易，皆能闊步，而一遇峻險則止矣。

【56】子曰：根本既立，然後可以趨向。趨向既立矣，而所造有深淺不同者，勉與不勉故也。

【57】子曰：不誠則有累，誠則無累。

【58】子曰：學之而不養，養之而不存，是空言也。

【59】子曰：重任必強脊膂之人迺能勝。

【60】子曰：義有至精，理有至奧。能自得之，可謂善學矣。

【61】子曰：自得而至於無我者，凡善言美行，無非所過之化也。

【62】子曰：學至涵養，其所得而至於樂，則清明高遠矣。

【63】子曰：學而不自得，則至老而益衰。

【64】子曰：力學而得之，必充廣而行之。不然者，局局其守耳。

【65】子曰：語學者以其所未至，不惟所聞不深，亦易忽於理。

【66】子曰：見之既明，養之既熟，泰然而行之，其進曷禦焉？

【67】子曰：誠必見於行。如行道塗，涉暗阻，非日月之光，炬火之照，則不可進矣。故君子貴有識，力學窮理則識益明，照知不惑，迺益敏矣。

【68】子曰：言而不行，自欺孰甚焉？

【69】子曰：動以人則有妄動，以天則無妄。

【70】子曰：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，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。

【71】子曰：學必激昂自進，不至於成德，不敢安也。

【72】或問：今有志於學，而知識蒙蔽，力不能勝其任，則如之何？曰：致知則明，明則無不勝其任者，在勉強而已。

【73】子曰：人之於學，避其所難，而姑為其易者，斯自棄也已。大學者必志於大道。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。

【74】子曰：以富貴驕人者，固不美矣。以學問驕人者，其害豈小哉？

【75】子曰：學者當務實。一有近名之心則大本已失，尚何所學哉？

或曰：不猶賢於為利者乎？子曰：清污雖不齊，而其利心則一也。

然則沒世而名不稱，孔子何為而疾之也？子曰：非為求名也，為無善可稱耳。

【76】或問：日新者益進乎？抑謂無弊而已乎？子曰：有進意而求益者必日新。

【77】或問：因苦學失心者，何也？子曰：未之聞也。善學者之於心，治其亂，收其放，明其蔽，安其危，曾謂為心害乎？

【78】子曰：不知天則於人之賢否愚智有所不盡。故學以知天為本。不知人則所親或非其人，所由者或非其道。故學者以親賢為急。

【79】子曰：學不博者不能守約，志不篤者不能力行。

【80】或問：學何如而謂之有得？子曰：其必默識心通乎？篤誠明理而涵養之者，次也。聞之知之，意億度之，舉非得也。

【81】或問：學必窮理。物散萬殊，何由而窮盡其理？子曰：誦《詩》《書》，考古今，察物情，揆人事。反覆研究而思索之，求止於至善，蓋非一端而已也。

又問：泛然其何以會而通之？子曰：求一物而通萬殊，雖顏子不敢謂能也。夫亦積習既久，則脫然自有該貫。所以然者，萬物一理故也。

【82】子曰：未有知之而不能行之者，謂知之而未能行，是知之未至也。

【83】子曰：於所當為者用意而為之，未免私心也。

【84】子曰：致知則智明，智明然後能擇。

【85】或問：夫子之教必使學者涵養而後有所得，如何其涵養也？子曰：莫如敬。

【86】子曰：學者于屏知見，息思慮為道，不失於絕聖棄智，必流於坐禪入定。夫鑒之至明，則萬物畢照，鑒之常也。而奚為使之不照乎？不能不與萬物接，則有感必應。知見而不可屏，而思慮不可息也。欲無外誘之患，惟內有主而後可。主心者，主敬也。主敬者，主一也。不一則二三矣。苟繫心於一事，則他事無自入，況於主敬乎？

【87】或問：致知力行，其功並進乎？子曰：人謂非理勿為，則必強勉而從之。至於言穿齋不可為，不必強勉而後能也。故知有深淺，則行有遠近，此進學之效也。循禮而至於樂，則己與理一，殆非強勉之可能也。

【88】子曰：閑邪則誠已存。非取誠於外納諸中而存之也。故役役然於不善之中求善而為之，必無入善之理。

【89】子曰：古之言知之非艱者，吾謂知之亦未易也。今有人欲之京師，必知所出之門，所由之道，然後可往。未嘗知也，雖有欲往之心，其能進乎？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，然鮮能明道，蓋知者難也。

【90】或問：使從俗，可以從歟？子曰：於義有害者，胡為而可從？

【91】子曰：學者苟有朝聞道夕可死之志，則不肯安於所不安也。不能然者，不見實理故也。

【92】或問：何謂實理？子曰：灼然見其是非可否也。古人有視死如歸者，苟不見死重於義，如見火熱水深，無復疑，則其能者未矣。

【93】子曰：獨處而靜思者非難，居廣而應天下者為難。

【94】朱光庭問為善之要。子曰：孜孜而為之者，當其接物之際也，未與物接則敬而已，自敬而動，所謂為善也。

【95】子曰：有志於道而學不加進者，是無勇也。

【96】伯淳與吳師禮論王氏所學之失，其為我盡達之介甫。理者，天下之公也，不可私有也，非敢必為是。介甫有以告我，則願反覆辨之。辨之而明，不有益於彼，斯有益於我矣。

【97】子曰：學者所見所期，不可不遠且大也。及夫施於用，則必有其漸。

【98】子曰：貴善之道，必也貴誠而不貴言，則於人有相長之益，在己無自辱之患。

【99】子曰：古之教人，無一物不使誠心，射與舞之類是也。

【100】子曰：怒在理而無所遷，動乎血氣則遷矣。

【101】或謂舉子必精脩其所業，可以應有司之選，今夫子每止之，使勿習，何也？子曰：設科以文詞，取之，苟可以應科，則亦足矣。盡心力而為之，以期乎必得，是惑也。

【102】子曰：古者家有塾，庠有三老，坐于里門，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。詠歌諷誦，無非禮義之言。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，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。今里巷之語，不可以屬耳也。以古所習如彼，欲不善，得乎？以今所習如此，欲其善，得乎？

【103】或問：道不明於後世，其所學者為何？子曰：教之者能知之，學之者眾，不患其不明也。魯國一時賢者之眾，非特天

授，由學致也。聖人既死，曠千有餘歲，求一人如顏閔，不可得。故教不立，學不傳，人材不期壞而自壞。

【104】或問：燕處倨肆，心不怠慢，有諸？子曰：無之。入德必自敬始，故容貌必恭也，言語必謹也。雖然，優游涵泳而養之，可也。拘迫，則不能入矣。

【105】子曰：古所以成材之具，今舉無矣。惟出入於人心者猶在耳。學者其可不勉乎？

【106】子曰：人多以子弟輕俊為可喜，而不知其為可憂也。有輕俊之質者，必教以通經學，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，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。

【107】子曰：凡人於事有少自快，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於心而發見於外，況學而見理者乎？雖然，至於窮理而切切焉，不得其所可悅者，則亦何以養心也？

【108】子曰：古之人十五而學，四十而仕。其未仕也，優游養德，無求進之心。故其學必至於有成。後世之人，自其為兒童，從父兄之所教，與其壯長，追逐時習之所尚，莫不汲汲於勢利也。善心何以不喪哉？

【109】子曰：學佛者於內外之道不備也。

【110】子曰：博奕小技也，不專心致志，猶不可得，況學聖人之道，悠悠焉何能自得也。孔子曰：吾嘗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以思，無益。不如學也。又曰：朝聞道夕死可矣。夫聖人何為而迫切至於如是其極哉？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，不當誦其文，過目而已也。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。苟曰姑俟來日，斯自棄也。

【111】子曰：昏於天理者，嗜慾亂之耳。

【112】子曰：子厚以禮立教，使學者有所守據也。

【113】子曰：學者於聖人無卓然之獨見，則是聞人之言云耳因曰亦云而已。

【114】子曰：學不純，則不得其所止，中無止，則不能不外求，譬夫家有寶藏者，豈復假人以為玩乎？

【115】潘康仲問：學者於聖人之門，非愿其有異也，惟不能知之，是以流於不同。敢問持正之道。子曰：知之而後可守，無所知則何所守也？故學莫先乎致知。窮理格物則知無不盡。知之既盡，則無不固。

【116】子曰：古之君子，脩德而已。德成而言，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。退之固因學為文章，力求其所未至，以至於有得也。其曰：軻死不得其傳，非卓然見其所傳者，語不及此。

【117】子曰：蘇呂二子皆以知見聞見為學之患，吾喜其近道，必欲堅扣明其辨，可與終其說矣。夫人之學，非自願其有差也。知之不至，則流別於殊塗，陷溺於異端，亦不得免焉耳。

【118】子曰：呂進伯老矣，慮學問之不進，憂年數之不足，恐無所聞而遂死焉，亦可謂之好學也。

【119】子曰：養勇之法，求之太急，故性氣輕軼而難御。凡長育人材也，教之在寬，待之以久，然後化成而俗美。

【120】或曰：夫子有言，昔之惑人因其迷闇，今之惑人因其高明。切有疑焉夫！既曰高明，而可惑乎？子曰：語其質云爾。彼深於佛氏之學者，其質開透亦必加於人數等，所謂智者過之也，非《中庸》所謂極高明者也。聖人極高明而道中庸，其照無偏，何過之有？

【121】子厚曰：十詩之作，將以驗天心於語默也。子曰：舍是，有言亦烏得已乎？

【122】子謂子厚曰：關中之士語學而及政，論政而及禮樂兵刑之學，庶幾善學者！子厚曰：如其誠然，則志大不為名，亦知學貴於有用也。學古道以待今，則後世之謬不必削削而難之，舉而錯之可也。

【123】或問：學者何習莊老之眾也？子曰：謹禮而不達者，為其所膠固焉。放情而不莊者，畏法度之拘己也，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，其勢則然。

【124】或問：學者多溺於佛說，何也？子曰：學而無所得，其年齒老矣，智力屈矣，其心欲遽止焉，則又不自安，一聞超騰侈大之說，是以說而入之。

然則可反乎？子曰：深固者亦難反。嘗譬之行人，履乎坦途，其進無難也。山高乎其前，水深乎其下，而進之為難也。於是焉而有捷徑，則欣然而從之，其勢然也。夫托乎逆旅者，蓋不得家居之要爾。未有人既安於家而又樂舍於逆旅者也。

【125】子曰：林大節少慧，然得一言，即躬履。學者可畏，莫如聞斯行之。聞而不行，十蓋九矣。

【126】

子謂門人曰：昨日之會，談空寂者紛紛，吾有所不能。噫！此風既成，其何能救也？古者釋氏盛時，尚只是崇像設教，其害小爾。今之言者，乃及乎性命道德，謂佛為不可不學，使明智之士先受其惑。嗚呼！清談甚，晉室衰，況有甚者乎！夫明智之士，中人以上之資也，其才足以自立，則反之難矣。學者必至於自信，而不惑，則彼不能亂。不然，猶之淫言美色，戒而遠之，尚恐不免也。

【127】侯仲良曰：夫子在講筵，必廣引博喻，以曉人主。一日，講既退，范堯夫揖曰：美哉！何記憶之富也？子對曰：以不記憶也。若有心於記憶，亦不能記矣。

【128】或有自名導氣養生者，問子亦知之乎？子曰：吾夏葛而冬裘，渴飲而饑食，節嗜慾，定心氣，如此而已。

【129】子曰：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。致知格物，所謂本也，始也。治天下國家，所謂末也，終也。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。其身不正，而能治天下國家者，無之。格猶窮也，物猶理也。若曰：窮其理云爾。窮理，然後足以致知。不窮，則不能致也。

【130】子曰：格物，適道之始。思所以格物，而已近於道矣。是何也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。

【131】子曰：大學於誠意正心皆言其道。至於格物，則不言，獨曰：物格而後知至。此蓋可以得意，不可以言傳也。自格物而充之，然後可以至於聖人。不知格物而欲意誠心正，而後身脩者，未有能中於理者也。

【132】子曰：學莫貴乎自得，非在人也。



【133】子曰：見攝生者而問長生，可謂大愚。見卜者而問吉凶，可謂大惑。

【134】子曰：學貴乎成。既成矣，將以行之也。學而不能成其業，用而不能行其學，則非學矣。

【135】子曰：君子莫進於學，莫止於畫，莫病於自足，莫罪於自棄。進而不止，湯武所以反之而聖。

【136】子曰：古之學者為己而物成，今之學者為人而喪己。

【137】子曰：無好學之志，則雖聖人復出，亦無益矣。然聖人在上，而民多善者，習見之熟也，習聞之久也。涵泳其教化，深且遠也。

【138】子曰：記問文章，不足以為人師，以其學者外也。師者何也？謂理義也。學者必求師從。師不可不謹也。

【139】子曰：君子之學貴一。一則明。明則有功。

【140】子曰：不思故有感，不求故無得，不問故莫知。

【141】子曰：進學不誠則學雜。處事不誠則事敗。自謀不誠則欺心而棄己。與人不誠則喪德而增怨。今未習曲藝，亦必誠而後精，況欲趨眾善為君子者乎？

【142】子曰：不深思則不能造其學。

或曰：學者亦有無思而得者乎？子曰：漠然未嘗思，自以為得之者，未之有也。

【143】子曰：德盛者物不能擾，而形不能病。臨震懼死生而色不變，當疾痛慘戚而心不動，由養之有素，非一朝一夕之力也。

【144】子曰：學不貴博，貴於正而已。正則博言不貴。文，貴於當而已，當則文。政，不貴詳，貴於順而已。順則詳。

【145】子曰：學也者，使人求於內也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，非聖人之學也。何謂求於外？以文為主者是也。學也者，使人求於本也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，非聖人之學也。何謂求其末？考詳略，採同異也。是二者，無益於德，君子弗之學也。

【146】子曰：自得者所守不變。自信者所守不疑。

【147】子曰：隨時觀理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

【148】子曰：人皆可以為聖人，而君子之學必至聖人而後已。不至聖人而自己者，皆自棄也。孝者所當孝，弟者所當弟，自是而推之，是亦聖人而已矣。

【149】子曰：學以不欺閭室為始。

【150】子曰：多聞識者，猶廣儲藥物也，知所用為貴。

【151】子曰：講說非古也。學者必潛心積慮，涵養而自得之。今一日盡講，是以博為教非有益也。

【152】子曰：學而為名，內不足也。

【153】子曰：踐行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。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。

【154】子曰：恥不知而不問，終於不知而已。以為不知，必求之，終能知之矣。

【155】子曰：有辨佞之才者，多入於不善，故學者不貴。

【156】子曰：有慾則不剛，剛者不屈於慾。

【157】子曰：克己之私既盡，一歸於禮，此之謂得其本心。

【158】子曰：學貴於通。執一而不通，將不勝其疑矣。通莫如理。

【159】子曰：難勝莫如己私。學者能克之，非大勇乎？ 論政篇

【1】子曰：孔子為政，先正名。名實相須故也。一事苟則無不苟者矣。

【2】子曰：善言治者，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。人才不足，雖有良法，無與行之矣。欲成就人才者，不患其稟質之不美，患夫師學之不明也。師學不明，雖有美質，無由成之矣。

【3】子曰：八十四聲，各盡其清濁之極，然後可以考中聲。聲必本乎律。不得乎律，則中聲不可得矣。律者，自然之數也。今世有三命之術，以五行支幹納音推之，蓋律之遺也。而用之者末矣。欲度量權衡之，得其正，必自律起。而律必取於黃鍾，以律管定尺，蓋準氣乎天地，非積黍黍比也。黍積數在先王時，惟此物適於度量合，故可用也。今則不可矣。

【4】子曰：養親之心，無有極也。貴尊尊賢之義，亦何有極乎？

【5】子曰：古之聖王，所以能化姦惡為善良，綏仇敵為臣子者，由弗之絕也。苟無含洪之道，而與己異者一皆棄絕之，不幾於棄天下以讎君子乎？故聖人無棄物，王者重絕人。

【6】子與韓公、范公泛舟於穎湖，有屬吏求見韓公。公既已見之，退而不悅曰：謂其以職事來也，乃求薦舉耳。子曰：公為州太守，不能求之，顧使人求君乎？范公曰：子之固每若是也。夫今世之仕者求舉，於其人，蓋常事耳。子曰：是何言也？不有求者，則遺而不及知也，是以使之求之歟？韓公無以語，愧且悔者久之。子顧范公曰：韓公司謂服義矣。

【7】李籲問：臨政，無所用心求於怨，何如？子曰：推此心行怨，可也。用心求怨，非也。怨己所固有，不待求而後得，舉此加彼而已。

【8】子曰：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，其所安。失其所則悖。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，非能為物作則也。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。止之不得其所，則無可止之理。

【9】子曰：養民者以愛其力為本。民力足則生養遂，然後教化可行，風俗可美。是故善為政者，必重民力。

【10】子曰：為治而不法三代，苟道也。虞舜不可及已。三代之治，其可復必也。

【11】子曰：封禪本於祭天，後世行之祇以自誇美而已。王仲淹曰：非古也，秦漢之侈心乎？斯言當矣。

或曰：《周頌》告於神明，非乎？子曰：陳先王之功德而非自誇美也。

【12】子曰：聖人為戒，必於方盛之時。方盛慮衰，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。至於既衰而後戒，則無及矣。自古天下之治，未有久而不亂者，蓋不能戒於其盛也。狃安富而驕侈生，樂舒肆則紀綱壞，忘禍亂則釁孽盟。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。

【13】明道在鄂邑，政聲流聞當路，欲薦之朝，而問其所欲。對曰：夫薦士者量才之所堪，不問志之所欲。

【14】明道守官京兆，南山有石佛，放光於頂上，遠近聚觀，男女族集，為政者畏其神而莫敢止。子使戒其徒曰：我有官守，不能往也，當取其首來觀之耳。自是光遂滅，人亦不復疑也。

【15】子曰：聖人感天下之心，如寒暑雨暘，無所不通，無所不應者，正而已矣。正者，虛中無我之謂也。以有繫之私心膠於一隅，主於一事，其能廓然通應而無不遍乎？

【16】子曰：治蠱必求其所以然，則知救之道。又慮其將然則知備之方。夫善救則前弊可革矣，善備則後利可久矣。此古聖人所以新天下、垂後世之道。

【17】子曰：古之人重改作。變政易法，人心始以為疑者，有之矣。久而必信，乃其改作之善也。始既疑之，終不復信，而能善治者，未之有也。

【18】子謂子厚曰：議法既備，必有可行之道。子厚曰：非敢言也，顧欲載之空言，庶有取之者耳。

子曰：不行於今而後世有行之者，亡也。

【19】子曰：聖王為治，脩刑罰以齊眾，明教化以善俗。刑罰立則教化行矣。教化行而刑措矣。雖曰尚德而不尚刑，顧豈偏廢哉？

【20】子曰：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，設施有未暇及焉者，既安之矣，然後為可久可繼之治。自漢而下，禍亂既除，則不復有為，姑隨時維持而已，所以不能髣髴於三代與！

【21】劉安世問百世可知之道。子曰：以三代而後觀之，秦以反道暴政亡。漢興，尚德行，崇經術，鑒前失也。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，然背理甚者亦鮮矣。故賊莽之時，多丈節死義之士。世祖興而褒尚之勢當然也。節久而苦，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禮義之中也。故魏晉一變而為曠蕩浮虛之習，人紀不立，相胥為夷，五胡亂華，行之弊也。陰極則陽生，亂極則治形。隋驅除之，唐混一之。理不可易也。唐室三綱不立，自太宗啟之。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命。元宗使其子篡，肅宗使其弟反。選武才人以刺王妃入也，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。終唐之世，夷狄數為國患，而藩鎮陵犯，卒以亡唐。及乎五季之甚，人為而致也。

【22】子曰：守國者必設險。山河之固，城郭溝洫之阻，特其大端耳。若夫尊卑貴賤之分，明以等威，異之以物采，凡所以杜絕陵僭，限隔上下，皆險之大用也。

【23】子曰：三代而後，漢為治，唐次之。漢大綱正，唐萬目舉。

【24】子曰：戰國之際，小國介乎強大之間而足以自持者，先王之分界約束未亡也。今混一之形如萬頃之澤，祖宗涵濡既久矣，故人心弭然柔伏。雖有姦猾欲起而無端也。

【25】子曰：善為治者莫善乎靜以守之。而或擾之，猶風過乎澤，波濤洶湧，平之實難。故一正則難傾，一傾則難正者，天下之勢也。

【26】子曰：古者使以德，爵以功，世祿而不世官，故賢才眾而庶績成。及周之衰，公卿大夫皆世官，政由是敗矣。

【27】子曰：今責罪官吏，無養廉恥之道。

或曰：何類？子曰：如徒流杖，使以銅贖之類也。古者責不廉曰篋篋不飾而已，忠厚之至也。

【28】子曰：賜進士第，使衛士掖之，以見天子，不若使趨進而雍容也。大臣孰不由此塗出，立侍天子之側，曾無愧乎？

子厚曰：先示以第名，使以次見，則亦可矣。

【29】有少監逮繫乎越獄。子曰：卿監以上無逮繫，為其近於君也。君有一時之命，有可必執常法，而不敢從焉。君無是命而有司請加之桎梏下，則叛法。上則無君，非之大也。

子厚曰：獄情不得則如之何？子曰：寧獄情之不得，而朝廷之大義不可虧也。

【30】子曰：後世有治獄而無治市。周公則有其政矣。曹參之治齊，以獄市為寄，其時為近古也。

【31】子曰：舉措合義則民心服。

【32】子曰：治則有為治之因，亂必有致亂之因，在人而已矣。

【33】或問：敬者，威儀儼恪之謂乎？子曰：非也。是所以成敬之具爾。

【34】子曰：為政必立善法，俾可以垂久而傳遠。若後世變之，則未如之何矣。

【35】子曰：古之仕者為人，今之仕者為己。

【36】或人謀仕於子，邑尉責重，邑簿責輕。子曰：尉能治盜而已，不能使民不為盜。簿佐令治邑，宜使民不為盜也，而謂責輕，可乎？

【37】或曰：治獄之官不可為。子曰：苟能充其職，則一郡無冤民矣。

【38】子曰：立治有體，施治有序，酌而應之，臨時之宜也。

【39】子曰：游文定公之門者多知稽古而愛民，誠如是，亦可從政矣。

【40】或問：蠻夷猾夏，處之若何而後宜？子曰：諸侯方伯明大義，以攘卻之，義也。其餘列國謹固封疆，可也。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，則亂華之道也。故《春秋》謹華夷之辨。

【41】子曰：今之度量權衡，非古法之正也。姑以為準焉，可耳。凡物不出於自然，必人為之後成。惟古人能得其自然也。

【42】子曰：明道臨政之邦，上下響應，蓋有以協和眾情，則風動矣。天地造化，風動而已。

【43】子曰：今代之稅，視什一為輕矣。但斂之無法而不均，是以疑於重也。

【44】子曰：世未嘗無美材也。道不明於天下，則無與成其材。古人之為詩猶今人之樂曲，閭閻童稚皆熟，聞而樂道之，故通曉其義。後世老師宿儒尚未能明也，何以興於詩乎？古禮既廢，人倫不明，治家無法，祭則不及祖喪，必僧之用，何以立於禮乎？古人歌詠以養其性情，舞蹈以養其血氣，行步有佩玉，登車有鸞和，無故而不去琴瑟，今也俱亡之矣。何以成於樂乎？噫！古之成材也易，今之成材也難。

【45】晉城縣有令宰書名石明道記之曰：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，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。自秦罷侯，置守令，則史亦從而廢，其後惟有功德者，或記之，循吏與夫兇殘之極者，以酷見傳，其餘則泯然無聞矣。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，其間郡縣之政可書亦多矣。然其所書大率纔十數人。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，其不肖者復幸而得傳，蓋其意斯與古史之意異矣。夫圖治於長久者，雖聖賢為之，且不能倉卒，苟簡而就，蓋必本之人情而為這法度，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，則紀綱教條必審定而後行。其民之服漸漬，亦必待久而乃淳固而不變。今之為吏，三歲而代者，固已遲之矣。使皆知禮義，自其始至即皇皇然圖所施設，則教令未熟、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。儻後之人所志不同，復有甚者，欲新己之政而盡去其舊，則其跡固已無餘，而況因循不職者乎？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託其傳，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。故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，則因今有書，前政之名氏以為記者，尚近古，第其先後而記之，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，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，以為師戒云爾。

【46】子曰：兵以正為本。動眾以毒天下而不以正，則民不從而怨，敵生亂亡之道也。是以聖王重焉。東征西怨，義正故也。

【47】子曰：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。行師無法，幸而不敗耳勝者，時有之矣。聖人之所戒也。

【48】青苗之法初行，明道時居言職，言於上曰：明者見於未形，智者防於未亂。安危之本，在人情治亂之機係。事始眾心睽乖，則有言不信矣。萬邦協和，則所為必成矣。今條例司劾不行之官，駁老成之奏，乃舉一偏而盡阻公議。因小事而先動眾心，難乎其能濟矣！

【49】子曰：唐朝政事付之尚書省，近乎六官之制，第法不具爾。宇文周官名度數，小有可觀者也。隋文之法無不善者，而多以臆決，故不足以持久。

【50】或問：孔子何譏大閔？曰：為國者武備不可廢，則農隙而講肄焉，有時有制，保國守民之道也。魯之秋八月，則夏六月也，盛夏閱兵，妨農害人，其失政甚矣！有警而為之，無及也；無事而為之，妄動也。是以聖人不與。

【51】子曰：居今之世，則當安今之法令。治今之世，則當酌古以處時。制度必一切更張而可為也，亦何義乎？

【52】子曰：後漢名節之風既成，未必皆自得也，然一變可至於道矣。

【53】子謂子厚曰：洛之俗難化於秦之俗。子厚曰：秦之士俗尤厚，亦和叔啟之有力焉。今而用禮，漸成風化矣。子曰：由其氣質之勁，勇於行也。子厚曰：亦自吾規矩不迫也。

【54】子曰：先王以仁義得天下而教化之。後世以智力取天下而糾持之。古今之所以相絕者遠矣。

【55】子曰：三代而後有聖王者作，必四三王而立制矣。

或曰：夫子云三重既備，人事盡矣，而可四乎？子曰：三王之制以宜乎？今之世則四王之道也。若夫建亥為正，則事之悖繆者也。

【56】子曰：五帝公天下，故與賢。三王家天下，故與子。論善之盡，則公而與賢，不易之道也。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興焉，故與子以定萬世，是亦至公之法也。

【57】子曰：王氏之教，靡然而同是，莫大之患也。以彼之才之言而行其學，故其教易以入人始也。以利從久則心化之。今而既安矣，天下弊事一日而可革。若眾心既定，風俗已成，其何可遽改也？

【58】子曰：赤子未有知，未能言其志意，嗜慾未可求而其母知之，何也？愛之至，謹出於誠也。視民如父母之於赤子，何失之有？

【59】子曰：必井田，必肉刑，必封建，而後天下可為。非聖人之達道也，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，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，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。得聖人之意，而不膠其跡。跡者，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。

【60】子曰：治道有就本而言，有就事而言。自本而言，莫大乎引君當道。君正而國定矣。就事而言，未有不變而能有為者也。大變則大益，小變則小補。

【61】子曰：符堅養民而用之，一敗不復振，無本故也。

【62】子曰：用兵以能聚散為上。

【63】子曰：古無之而今有之者，一釋老是也。

【64】子曰：有田則有民，有民則有兵。

【65】侯仲良侍坐，語及牛李朋黨事。子曰：作成人材難，變化人才易。元豐諸人，其才皆有用，繫君相變化之耳。凡人之情，豈甘心以小人自為也？在小人者用之。於君子，則其為用未必不賢於今之人也。

【66】子曰：治道之要有三，曰：立志，責任，求賢。

【67】子曰：賢不肖之在人，治亂之在國，不可歸之命。

【68】子曰：宗子無法，則朝廷無世臣。立宗子則人知重本，朝廷之事自尊矣。古者子弟從父兄，今也父兄從子弟，由不知本也。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，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。苟無法以聯屬之，可乎？

【69】子曰：漢文誅薄昭，李衛公謂註之是，溫公曰誅之非。考之於史，不見所以誅之之故，則未知昭有罪，漢遣使治之而殺漢使乎？抑將與漢使飲酒因怒而致殺也。誅之不以罪，太后憂悒不食而至於大故，則如之何？如治其罪而殺王朝之使者，雖寐不

安席，食不甘味，昭之死不可免。必知權其輕重，然後可議其誅之當否也。

【70】子曰：論治者貴識體。

【71】子曰：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，治之道也。建立綱紀，分正百職，順大揆事，創制立度，以盡天下之務，治之法也。法者，道之用也。

【72】子曰：古之時，分羲和以職天運，以正四時，遂司其方，主其時政。在堯，謂之四岳。周乃六卿之任，統天下之治者也。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知道，故星曆為一技之事，而與政分矣。

【73】呂進明為使者河東，子問之曰：為政何先？對曰：莫要於守法。

子曰：拘於法而不得有為者，舉世皆是也。若某之意，謂猶有可遷就，不害於法而可有為者也。昔明道為邑，凡及民之事，多眾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，然明道為之，未嘗大戾於法，人亦不以為駭也。謂之得伸其志，則不可求；小補焉則過之。與今為政遠矣。人雖異之，不至指為狂也。至謂之狂則必大駭。盡誠為之，不容而後去之，又何嫌乎？

【74】子移書河東使者呂進明曰：王者父天母地，昭事之道，當於嚴敬。漢武遠祀地示於汾陽，既非禮矣。後世之人又建祠宇，其失亦甚。因唐人有妖人作《韋安道傳》，遂設以配食焉，誣瀆之惡有大於此者乎？公為使者，此而不正，尚何為哉？宜以其象投之河流，不必請於朝，不必詢於眾，不必慮後患，幸勿疑也。

【75】子移書河東帥曰：公蒞鎮之初，僉言交至，必曰：虜既再犯，河外不復來也，可高枕矣。此特常言，未知奇勝之道也。夫攻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。謂其不來，乃其所以來也。今日，彼不徒興大眾，必不利於河外既空之地，是大不然。彼誠得出，吾不意破蕩數萬，已足以勞敵一道，為利大矣。何必負戴而歸，然後為利也。夫謀士悅其寬憂，計司幸於緩責，眾論既一，公雖未信，而上下之心已懈矣。故為今之計，寧捐力於不用，毋惜力而致悔。豈獨使敵人知我有備而不來，當使內地人信吾可恃而愿往，則數年之內，遂至全實，疆場安矣。此長久之策也。自古乘塞禦敵，必用驍猛，招徠撫養，多在儒將。今日之事，則異於是。某以荷德之深思所報也，是以有言，惟公念之。 論事篇

【1】子曰：行事在審己，不必恤浮議。恤浮議而忘審己，其心馳矣。

【2】子曰：息，止也，生也。一事息則一事生。生息之際，無一毫之間。碩果不食，即為復也。

【3】子曰：久閱事機，則機心生。方其閱時而喜人其趣，則猶物之遺種，未有不生者也。

【4】子曰：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，不進則退，不退則進。時極道窮，理當必變，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，使其不至於極。堯舜時也。

【5】子曰：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，是反人之情也。所以異於人者，以守義安命焉耳。

【6】或人惡多事。子曰：莫非人事也。人而不為，俾誰為之？

【7】子曰：天下之事，苟善處之，雖悔可以成功。不善處之，雖利反以為害。

【8】子曰：人以料事為明則駸駸乎逆詐而億不信。

【9】或問無妄之道，子曰：因事之當然，順理而應之。

或曰：聖人制作，以利天下，皆造端而非因也，豈妄乎？子曰：因風氣之宜，未嘗先時而開人也。如不待時，則一聖人足以盡舉，又何必累聖繼聖而後備？時乃事之端，聖人隨時而已。

【10】子曰：疾而委身於庸醫，比之不慈不孝，況事親乎？舍藥物可也，是非君子之言也。

【11】子曰：關中學者正禮，文乃一時之事爾。必也修身立教，然後風化及乎後世。

【12】子曰：天地之生，萬物之成，合而後遂。天下國家至於事為之末，所以不遂者，由不合也。所以不合者由有間也。故間隔者，天下之大害，聖王之所必去也。

【13】子曰：惟篤實可以當大事。

【14】子曰：養不全固者，處事則不精，歷事則不記。

【15】子曰：豫，備也。豫，逸也。事豫備則逸樂。

【16】子曰：萬變皆在人爾，其實無一事。

【17】子曰：一世之才，足以周一世之事。不能大治者，由用之不盡耳。

【18】子曰：君子之遇事，一於敬而已。簡細故以自崇，非敬也。飾私智以為奇，非敬也。

【19】子曰：謝良佐因論求舉於方州，與就試於大學，得失無以異，遂不復計較，明且勇矣。

【20】子曰：禮院關天下之事，得其人則凡事舉可以攷古而立制，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。

【21】子曰：較事大小，其弊必至於枉尺直尋。

【22】子曰：西邊用師，非小故也。未聞一人勸止其事者，自古舉事不以大小，必度其是非可否於眾庶而不敢專也。今雖公卿，惟其言而莫違，況其下者乎？逢合之智，如此幾何？不至於一言喪邦？

【23】子曰：凡避嫌處事者皆內不足所為誠公矣。初何嫌之？足避乎？

【24】新法將行，明道言於上曰：天下之理，本諸簡易，而行以順道，則事無不成者。故曰：智者如禹之行水，行其所無事也。捨而行之於險阻，則不足以言智矣。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，能就一時之功者，未聞輔弼之論，乖臣庶之心，戾而能有為者也。況於施置失宜、沮廢公論、國政異出、名分不正、用賤陵貴、以不肖治賢者乎！凡此皆理不克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。設令由此僥倖就緒，而興利之臣日進，尚德之風浸衰，非朝廷之福也。今天時未順，地震連年，人心日益搖動，此陛下所宜仰觀俯察而深念者也。

【25】子曰：至顯莫如事，至微莫如理。而事理一致也，微顯一源也。古之所謂善學，以其能通於此而已。

【26】子曰：外事之不知，非患也。人患不能自見耳。

【27】子曰：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，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為亂。

【28】子曰：公天下之事，苟以私意為之，斯不公矣。

【29】子曰：闕天下之事，至於無可疑，亦足樂矣。

【30】子曰：世以隨俗為和，非也，流徇而已矣。君子之和和於義。

【31】子曰：官守當事不可以苟免。

【32】子曰：籩豆簠簋，不可用於今之世，風氣然也。不席地而椅桌，不手飯而匕箸，使其宜於世，而未有聖人亦必作之矣。

【33】呂申公常薦處士，常秩秩既起。他日稍變其節，申公謂知人實難，以語明道，且告之悔。明道曰：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也。申公矍然謝之。

【34】子曰：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。

【35】子曰：好疑者於事未至而疑端先萌，好周者於事未形而周端先著，皆心之病也。

[存档文本](#)